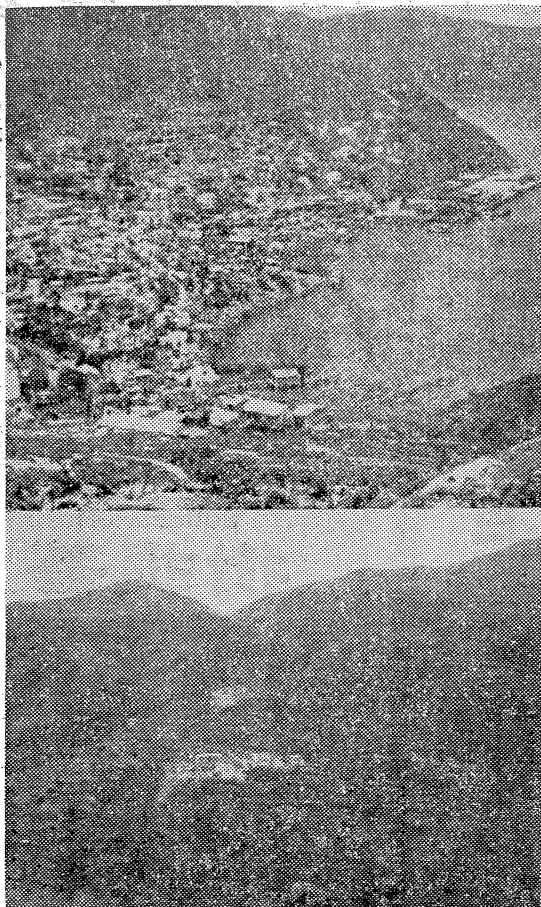


為香港調景嶺觀音義學呼籲

念生

回憶大陸變色時，我隻身逃到香港，一文不名。這個熱帶地方，衣的問題，尚屬簡單，食住問題，立刻發生恐慌。輾轉遷移，最後搬到九龍鄉僻之區，一個生活最低的小村落，就是元朗附近的屏山。那時大陸尚未全部淪陷，同胞尚未集體逃亡，香港也沒有調景嶺難民營的組織。假設是有，我一定是其中的一份子，這是無可懷疑的。

我在屏山住了八個月之久，當然與地方人士，稍有認識。這個地方姓鄧的特別多，並且有壯麗的家祠及各種紀念建築，據說他們的始祖是河南南陽人。在宋末元初，因逃避蒙古人的騷擾，逐漸向南部遷徙，而元兵也隨着南侵，一直躲到海邊一個半島上，為當時政府視為畛域，無人注意之地，就是現在的屏山。（屏山在宋代是海濱，後來陵谷變遷，已離海稍遠，而山巖田畔遂時發現螺貝殼，可證知為海退之地。）鄧氏在這裏耕田讀書安生業，長子孫漸成爲巨族。清代曾出了一位太史公，現在這裏建有專祠存在，並有幾位舉人，在家祠前面都立過旗竿，現在旗竿夾石上，還可以看出所刻的中式年月。近代的先人，也會幫助香港的建設，受到英政府褒獎。現在的鄧友山，仍負有地方重望，是香港的太平紳士。我聽



〔圖片說明〕上：調景嶺全景。下：籌建觀音義學之觀音山。

到了鄧氏始祖的遷居，因而想到這是中華民族正氣所寄托。中國的傳統文化，不但有理性，而且有彈性。聖人所說賢者避世一章，連用四個避字，就是表明現在俗語所說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」對於力所不敵的兇暴壓迫，既不主張砥礪吮痔，以求苟存，也不主張俯首帖耳，聽其屠宰，更不主張螻蛄搗車，以卵擊石，徒供犧牲。只有避之一字，是中和至正之道。到了晉代的陶淵明，還作過一篇桃花源記，以發揮其「避」的哲學。鄧氏的祖先，正是實行這項哲學。而現在的調景嶺，則是鄧氏先代事蹟的重演，這是中華民族正氣的一貫表現。有人看我寫到此處，哈哈大笑說：中華民族的正氣，就表現在逃難上面，也就太可憐了。我說：你不要小看了這個逃難，在一種力不能敵的兇暴壓迫之下，若是沒有是非的民族，他可能砥礪吮痔，以求苟存，最後作了暴力主義者的忠臣孝子，若是沒有毅力的民族，他可能俯首帖耳，聽其屠宰，也很容易被人銷滅。若是沒有韌性的民族，他可能赤手空拳，寧死不屈，結果更無存在的餘地。在這三種情形之外，第一需要「有識」，第二需要「有膽」，第三需要「能忍」，才可以完成一個逃字。這個逃的意義，一方面準備捲土重來，一方面也爲了保存民族正氣於天長地久。前任港督葛量洪在公共場所演說時曾說：「香港調景嶺是知識水準最高的地方，因為那裏都是些知識份子，」這話最有道理。這知識二字，應該包括懂得民族正氣及實現民族正氣而言。

調景嶺難民營數年以來，充分發揮了自治力量，關於宗教方面的，耶教已建築了教堂，佛教尚付缺如。因為這裏耶教人數雖較少，獲得外來的援助較多，佛教人數雖多，獲得外來的援助較少，最近大光法師給我寫信，說是準備建設一處觀音義學，作爲教育兒童及作佛教活動的所在。我認爲這是當務之急，上文所述的屏山鄧家，由南宋末年，耕田不忘讀書，最後成爲望族並且代有賢達。可見在流離患難之中，對於培植下一代，依然不可忽視。至與佛教活動，合而爲一，固然是因陋就簡，但因此把先人的信仰，灌輸到下一代腦筋裏，也是當然應有的事。觀音以救苦救難爲名，取了這個名稱，是紀念苦難得救。佛教最重觀想，在每人的腦筋裏，深植觀音二字，由佛教意義來說，其善果是不可思議的。按照原定計劃，需款不算太多，但是站在難民立場，只有希望多方面的援助。

每人若苦難之中，很容易失去了宗教信仰，也很容易發生宗教信仰，視其外緣如何而定。香港是以耶教為主的，難民營裏信仰耶教，容易獲得外來的援助。在這個環境下，能不變更佛教信仰的，他的處境可云艱苦，信心可云堅固。全世界的佛教徒，都應該寄予同情，用以保持已信者不變，而促令未信者生信。尤其在與耶教對照之下，耶教是西方傳來的宗教，佛教是東方固有的宗教，難民營裏的耶教設備，相裏完全，佛教相形見絀，這裏證明了耶教信徒，已向這些教友，伸出了救援之手，而佛教信徒，對於這些教友，未能顧及。這是對佛教的一項諷刺，很容易使佛教難民失去信心。不但失去了佛教信心，甚至失去了反對共匪的信心。因為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雖是兩回事，而是由同一心理出發。宗教的信仰動搖，政治的信仰，有時也難堅固。從前在朝鮮美軍集中營的義士，也分耶教與佛教兩種信仰。而都能在俘虜生活裏，各自發揮力量，建築了自己所信宗教的教堂，因而使他們的政治信仰，也因之而堅定，寫出了一二三的一頁，成為反共抗俄裏的光輝史詩。現在香港難民營的生活，總比朝鮮集中營較為自由而含有永久性。我希望他們建立的觀音義學，乃至更大的佛教講堂，能與耶教教堂對立，各自成為信仰中心，而發揮團結信徒鼓勵信徒的作用。並希望海內外主持救濟的機關及佛教徒對這事加以重視。

(右圖為觀音義學地基開工，中立者為大光法師)



最後我可以分析對於觀音義學的施捨捐助，含有下列六種性質：(一)對於民族正氣的培養。(二)對於苦難同胞的安慰。(三)對於失學兒童的教育。(四)對於已信佛教者的保持信心。(五)對於未信佛教者的啓發信心。(六)對於國際間的宗教活動，為佛教爭取立場與光榮。假設在以上六項理由裏有了一項，已值得仁人援手，義士解囊，何況六項理由全備，直可以說是一個錢當六個錢用，集腋成裘，不拘多寡，恭祝大家慈悲喜捨，功德無量。

調景嶺難民營觀音義學籌募基金緣起

蓋聞政以齊民，教以化民，政齊其已然，教化其未然，佛教可以輔政治之不足，助法律之弗逮，此為古今世人所公認。溯自近十年來，香港難民，日益增多，迄至目前，散處於香港九龍之難民，據有關當局統計，已有一百萬人，其中有許多是佛教徒。香港政府，特關調景嶺難民營，使集中一處，易於管理。營中所辦重要事務，有居住、就業、教育、醫藥、徙置五項，現在營內除由救濟機構辦有一處中學外，另有幾處教會禮拜堂，及兩間教會之學校。惜乎，營內雖有許多佛教徒，尚無佛教道場之創立，亦無佛教所主辦之學校，致使佛教信徒，無一拜佛之所，其下一代子弟，亦有失學之虞。同人等鑒於上述情形，乃聯合營內外佛教人士，聯名呈請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，調景嶺營辦公處，批准地段，為建設佛教道場及興辦學校之用，此地段跨山面海，占據整個山丘，面積數十萬方尺，因念觀音菩薩為救苦救難者，故將該山命名曰觀音山，擬先建觀音寺，為主要場所，繼續辦理診所，觀音小學，觀音中學等福利事業，初步計劃，擬在山腰地帶，開闢地基一萬尺，為建築主房五間及運動場校舍，可容學生四百六十人之用，若分上下午班上課，則可共收學生三百二十名，建築材料，就地取石砌牆，上蓋用石棉瓦，預計建築費，約港幣三萬五千元，如能籌得六萬元之基金，則可將中學一齊開辦。惟同人等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敢望海內外熱心人士，善長仁翁病瘵在抱，悲愍為懷，慷慨樂助，玉成其事，庶使難民子弟，免遭失學之虞，佛教信徒，得有修行之所。建道場以宏法，辦教育以救濟，實為積德修福之殊勝因緣，諸君當仁不讓，定必樂予成全也。

- 發起人：大光、蓮全、陳靜濤、王元令、劉子固、毛芝泉、林廣德、彭右述、胡麟、郝次航、冀聘之、徐果度、同敬啓
- 籌備處：香港銅鑼灣正民村一二三號香港佛學院內。
- 臺灣代收樂捐處：本刊讀者服務部請利用本刊劃撥帳戶九〇二四號。